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632/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二八冊目次

## 史部・別史類

函史上編八十一卷下編二十二卷(四)

〔明〕鄧元錫撰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活字本

.....一

函史上編八十一卷下編二

十二卷(四)

〔明〕鄧元錫撰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活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函史上編

八十一卷下編二十一卷》提

要

函史下編卷之七

盱郡鄧元錫纂

土田志

安南豐後學懋懋校

古昔黃帝制區宇為萬國分奠封守而畫井經野肇生民之業井田昉焉黃帝以八家為井井開四道分八宅而鑿井其中其耒耨之利教天下依炎帝而來堯首敬天授時命禹敷土則壤經邦暨稷播樹藝百穀丞民以粒書稱平地成天萬世未賴詩頌克配彼天作我生民孔子歎之曰后稷之為天下烈也故五材並用歸修土教八政農用爰寶稼穡文王卑服即康功於田功幽詩陳風誠愛忠利養老慈幼食節而事時蓋于耜舉趾築場納稼之間王化基焉則知土田者為天元德為民元命聖王所以奉順天德養育群生理財聚人守邦之本也周禮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辯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焉蓋其重也於是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春秋傳曰井衍沃牧隰臯衍沃平野地可井而助下隰高臯地不可井什一使自賦者也其制里室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邑言居也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言聚

也言丘聚而可出車乘以田也四甸爲都都言會也以分地域以辨地守以任地事而貢賦從令焉曰會也爲任土之法則物地事授地職而施其政令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蓋自國中廛里場圃之外畢舉而爲之田故國宅之民非田不粒士非田不養賈非田雖有貨斯無所用之官非田不祿賞非田不行公牛國馬非田無與秣也其授職任民之法曰

三豐主九穀曰園圃毓草木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曰勦牧養蕃鳥獸曰百工飭化入材曰商賈阜通財賄曰婦人化治絲枲曰臣妾聚斂疏材曰閑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則又登九土之民順職事而畢任之首農重農也首農生九穀重穀也務農重穀王道生民之大教也以園圃毓草木草木果蔬也亦民待以生又次則虞衡勦牧矣山澤之材於是乎出鳥獸莖養於是乎蕃養生送死於是乎資然皆待工而成待商而通故工商次之嬪婦女婦也化治絲枲女紅也通后夫人而下其賤者臣妾其疏材其聚斂之也任女婦

之道也乃天民之孤困者授之田不任耕予之宅不任受是閒民也無職矣今轉移執事以爲四民使夫亦庸愈自力矣此先王之世有土此任之田而野無曠土有民此任之職而國無遊民食節事時民安其居以樂事勤功尊君親上興於學此王事之大本也其遂人治野之法則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一夫百畝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而考工記匠人之爲溝洫也畢起法於耜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也廣尺深尺謂之畎也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遂言遂也以直遂通水而名也發遂中之土封之而成徑徑通徒行方里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溝言溝也凡夫之水所遺會也起溝中之土封之而成畛畛通牛馬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洫言旱注潦洩而血脉流注曰洫也發洫中之土封之而成涂涂通車輿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澮言會也水所會也發澮中之土封之而成道道通車二軌兵賦成焉由是千井萬夫之田有川廣四仞深四仞而水於是乎終川上有路高廣如川而達於王

畿蓋天下之勢兩山之間有水加疏導焉為川以達於漕大川之上有涂加築治焉為路以達于畿而諸疏浚之法漕輓之便畜洩以御歲封植以息爭設險以制敵胥於是乎而在井野分畫之形體秩然其於丘陵山澤不可升授者則因地形而為之遂徑溝畛皆起法於步計畝而均分之而稼人掌下地之稼以澍畜水使不洩以防止水使不淫以溝蕩水使不淤以遂均水使不陂以列舍水使得職以為灌漑利也而以放水害則澮以瀉之夏夷草以水殄其芟春楊其芟作田也其用歸於原委有鍾隲皇有牧畢盡其

通史下編 卷之七

地宜之利而已此治野之大法聖君仁辟所為卑宮卑服而盡心焉者也於是乎遂人掌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而頒田里焉以聽于司徒地肥美可歲耕種者為不易上地休一歲乃可耕者為一易中地地瘠鹵休二歲乃可耕者為再易下地夫一厘田百晦萊五十畝而足矣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厘田百晦萊百畝矣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厘田百晦萊必二百畝矣餘夫亦如之於是以下劑致阡愛其力以田里安阡厚其俗以樂昏擾阡洽其思以土宜教原稼穡阜其產以興鋤利阡通其力以時器勸阡

趨其功以疆予任阡坊其情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五以下上所長也十六以上上所疆也疆之於神農后稷之教而已矣三歲大比則遂大夫帥其吏而興阡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而舉焉而考第力田之舉始此也正歲簡稼器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辨種稂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以為法縣于邑閭時巡其野而察視之縣正趨稼事而為之賞罰鄧長趣耕耨女工而里宰為合耦于鋤以秩叙其耕耨至遂師又掌其遂之政令國有盲風疾雨則巡其時事之急而移用其民以救之蓋先

通史下編 卷之七

王皇皇於民事合萬民於竭作而敏也重之至也乃歲孟春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胙發先時九日太史以告于農官曰自今至于初吉陽瘳憤盈土氣震發弗震弗渝胙乃弗泄溢為災青殺則不殖稷以告王王使司徒咸戒于公卿百吏庶民監農不易農大夫乃戒農貝司空除壇先時五日誓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及期鬱人薦鬯犧人奉牲酒入薦醴王祈穀于上帝裸饗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饗之王耕一發公卿大夫士以其班三之

庶人終于千畝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既畢功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太師帥樂官吹律同以占風廩于藉東南鐘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乃徧戒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僻壅辟在司寇乃命其衆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大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大猷耕獲亦如之其春夏祈穀于上帝以噫嘻發詠其詩曰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時百穀告始事也古人質不諱爾汝明耕而播者

通史下編

卷之七

六

天也其秋冬報以豐年其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告成事也明多黍稌者天也天尊也至于祈報社稷也以豳雅載芑良耜是已載芑芑柞耕耘有倫耜也主伯亞旅疆以畢喝作也其饁有喻其行饁者思媚其依也良耜耕而田畷來瞻見筐筥載道饁者集也笠鍤盈畝耕耜力也故其耜畷畷利也其耕澤澤深也其耨函活淺也其苗厭厭疏也其應絲絲密也其穫桎桎栗栗開百室並納而百室盈寧也殫言于農功其又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惟耦三十里三千井也十千萬耦也萬

耦並耕大同之風詩見之矣故微曰通曰均載芑言今是之所也匪今適然振古已然以有且有今也神其許我乎良耜言今是之報也匪今始然古之人實然以似以續也神其予我乎則脩神農后稷之教而壹之於神教之至也乃其郊祀后稷以配天祀主穀竭力將祀止任負春榆簋蹂釋烝載惟謀止蕭脂燭烈盛以薦止豆登升香故孔子歎之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重穀之至也三之日民用莫不震動恪共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錢鏹先公後私以服從其事故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

通史下編

卷之七

七

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千農功其詩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肆師之職嘗之日蒞卜來歲之芑耨之日蒞卜來歲之戒社之日蒞卜來歲之稼乃祭之日受釐於廟既殷祭之日諸侯臣工來助祭者歌臣工於廟臨遣之即申勅以豫農重穀之事其詩曰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維莫之春亦又何求何如新畬于是知先王務農事之篤也敬祀之忠也於受釐之終惟新畬之始於受明之始惟鉅艾之終太其專者敬其始故嗟嗟嚶

嘻以發詠勤其始者厚其終故於社嘗卜艾稼焉終始不失於敬其惟農工乎班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焉本必建步立畝以正其經界法半步曰武二武曰步步方六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私田百畝中公田八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其公田二十畝為廬舍其中出八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用和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皆可得而平也凡種穀其耕必力其耘必數其收穫如寇盜之將至環廬有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列殖于疆場鷄豚狗彘毋廢其孕字而女

由史下編 禮卷之七

婦各脩競其功故民皆敏力作勞五十衣帛七十食肉而不淫於末而鄉校庠序明教化自此始也春令民畢出在野其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是也冬令民畢入于邑其詩曰六月螽斯動股七月莎鷄振羽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婦子曰惟改歲入此室處是也春民將出里胥平旦坐右塾鄰長坐左塾視民畢作毋休于都然後退夕將入亦如之入者持薪樵輕併重分而入唯班白不任冬民既畢入婦人同巷者相從省燎火同巧拙以夜績故女工月三

十日夜寒半之功月得四十五日男女之不得其時者因相與詠歌以各言其傷行人振木鐸而時采焉其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有夫家之征譴辱之故四民受職勸功而邑無敖民地無曠土鄉無惰俗用此道也上帝之災盛於是乎出民之蓄庶於是乎生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朴固於是乎成以能媚於神而和於民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而大司徒又有保息六以養之一曰慈幼二曰老養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有本俗六以安之一曰燬宮室二曰族墳墓

由史下編 禮卷之七

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而國有水旱疾疫之災又為荒政十有二以聚之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青禮八曰殺哀九曰蓄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而遺人又掌卿里之委積以待恤民之難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廩人亦各掌其九穀之入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食豫之至也凡民食日食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今邦移民就

粟詔王殺邦用而司救以節巡國中及郊野以王命而施惠焉三載大比遂大夫帥吏興甿屬其地治者而明其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餘六年食進功爲再登曰平餘九年食爲三登曰太平然後王德洽而禮樂興焉孔子曰苟有用我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言成此功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由此道也蓋王政主民設官分職以理民分田制井以業民適民富而國治矣周衰暴君汙吏慢廢其經界絲役橫作政令不信而魯宣初稅畝成作丘甲哀川田賦畢見於春秋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生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惟逢君富國之爲務當是時孟軻悅周公仲尼之道而方策播棄未嘗讀周官之書然推王政之本於經界用說齊宣梁惠拳拳不置以爲王道始此也齊梁不能用滕至編小文公銳意分畫而齊楚大國忌惡之困屈不效當是時魏文侯用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力則畝益三升不力損亦如之故方地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故善爲國者樹藝必雜五種草必盡墾土必盡闢而地利必盡出夫

治史下編 卷之七

十

一夫挾五口之衆治田百畝歲收晦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八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五石餘四十有五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而社閭嘗新春秋之禱祠人率歲再衣與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咸仰給其中此農人所以常困而有不勸耕之心成周之盛必萊田而足也故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爲國者必平糴使民無傷而農勤平糴者必謹視歲歲有上中下孰歲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下饑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而舍一下熟糴一而舍一使民適足賈平而止小飢發小熟之所歛中飢發中熟之所歛大饑發大熟之所歛而平糴之故水旱饑饉糴不貴而民食足轉移節適魏以富強而平糴之法自此至秦商鞅破決井田斥開阡陌今民得耕作其間時溝洫故在未病是潦而穡收自倍又重急耕力戰之賞以督迫之以能傾隣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暴汚無制延于始皇以貪戾并天下令黔首得自實田守牧遷代田制無檢耕豪民之田者見稅什伍而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制二十倍於

治史下編 卷之七

十

古而刑繁內興功作外攘戎狄天下洵洵思亂秦以  
滅世漢循而不改於是先王養民厚生利用之政遂  
竟廢不復矣高祖既定天下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  
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文帝施大德於天  
下下詔言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  
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亡而莫之省  
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言老者非  
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而無  
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  
吏粟當受鬻者或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有

西史下編 卷之七

十三

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八月一石肉二十斤  
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一疋絮三斤賜物及  
當粟鬻米者長吏闕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者夫令  
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二年耕籍田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而民或不務本  
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焉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  
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春詔曰道民  
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對不加  
闢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  
也吾詔書數下勸民樹藝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

勤而勸民不明也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  
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孝景遵業聽民徒寬  
大地務民於農桑故風俗淳厚戶口滋殖幾致刑錯  
而其時親民之吏各久於其職猶能重本業尚力田  
盡心於水利農桑種樹畜養勸課勞來之事故漢治  
於近古爲最盛而太子家令錯上書曰聖王在上  
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井  
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  
國亡損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  
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

西史下編 卷之七

十三

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  
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  
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生於不  
地著不地著則背鄉離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  
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  
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  
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  
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明主知其  
然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蓄積以實倉庫備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而水走

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四海而亡饑寒之患此今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勒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

水史下編

卷之七

十四

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虐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井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而農夫

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交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粟有所漂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仁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王者之大用政之本務也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耕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熟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從其言募入粟實邊武帝初董仲舒說上言春秋他穀不書至麥禾不成則書以此見聖人於百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已又說上言古者庶民不過什一其采益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是以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而從其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

水史下編

卷之七

十五

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  
立錫之地又潁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隳  
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  
而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力役三十倍  
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  
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  
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  
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  
井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  
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時不能用其後  
上益修於功費天下虛耗末年乃悔於征伐上木之  
事封丞相爲富民侯以風示天下以趙過爲搜粟都  
尉主大農過本古不易一易再易之法爲代田田一  
畝三畝也也歲代處曰代田蓋后稷始畝田畝長終  
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苗生以上  
稍耨隴草因隳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耔  
黍稷薿薿耘除草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  
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旱故薿薿而盛也其耕  
耘于種田器率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

故畝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而耕一歲之收常過纒  
田畝一斛以上通鑑曰纒田謂不爲善者倍之過入  
教民田太常三輔中通鑑曰太常主諸陵大農置工  
巧奴與從作田器二千石遺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  
老善田者從受之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無以  
趨時澤通鑑曰趨及也故平都令光又教過令民相  
與傭而輓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  
故田多墾闢於是過奏光以爲丞當是時過以離宮  
卒試田其官墻地謀得穀皆多其旁田畝一斛以上  
令命家若公卒通鑑曰命家謂田三輔公田又推之  
以教邊郡是後邊城起居延至河東弘農三輔太常  
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矣至孝昭時流民稍  
還田野墾闢頗有蓄積宣帝即位吏多賢良百姓安  
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  
壽昌白今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買而糴以利  
農穀貴時減其買糴之名常平倉民使之常平之法  
始於此然井田既壞吏民規田以千萬數貧者仰以  
衣食輸太常之賦公賦優於三代而豪強酷於亡秦  
凡上所引華勸農除租稅者澤不下究耕者不自  
振適足遺棄石姓民資耳於是師丹踵董相之策建

白言古之聖王設井田而後治通可平孝文皇帝務農桑躬儉節民以克實然其時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名田及奴婢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毀鉅萬而貧弱逾困宜稍爲之限以均富貧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爲有政者將以急救也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諸侯王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名田長安主公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主百人關內疾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而是時丁傳董賢方隆貴用事奏汰皆不便詔須後事遂寢不行

乃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一旦有之欲盡擅以自予更名田曰王田民曰王民民毋得賣買田峻其令犯者死吏因操切爲奸利天下愁怨固宜其不行也光武中興復三十稅一之制而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下州郡檢覆於是刺史太守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或優饒豪石侵刻羸弱民遮道號呼不得安時諸郡各遣吏奏事上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吏不肯伏抵言於長壽衛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平十二侍側曰吏受郡

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上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陽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更首實具如東海公指於是河南尹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獄死則知牧守之設獨在擇賢久任令白專其事因時順俗爲理而下詔書條其事令奉行獨文具愈趣弊無益也乃杜詩於南陽脩召信臣故所造鉅盧陂廣灌漑歲增多其二萬頃王景爲廬江脩孫叔敖所起芍陂境內豐給則循吏傳志之矣其後仲長統言今遠州縣界至數千里而諸夏有十畝共

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而代俗有安土即死無離去之心宜令諸土廣人稀地未墾者限大家勿過制頗徙民力農者往業之亦可因徙罪人以守禦便徃寔著論言聖人分耦耕口地今各相副適使人饑飽不愜所以齊勞逸而均貧富也秦隴法制而導獎并兼之人烏氏以牧豎致財寵比諸侯寡婦清以攻丹穴殖業擅其利禮以上賓於是巧猾之氓遂肆其意家累鉅億地侔封君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劔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生死之奉擬於人主故下戶崎嶇無所托足乃父子低首而奴事之

猶不膳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其所以傷心腐臟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陳也古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兗冀之間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土曠人稀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餒終無適樂土之慮故人之爲言瞋也謂瞋瞋無所知猶羣羊聚畜然須牧者之所置之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耗宜徒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闢土振人之術也時不能用其後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千餘人相食魏武經畧

四方用東祗策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別置田官數年間所在倉廩積粟皆滿又以關中空虛用衛覬議設鹽監以其直益市犁牛以業耕者流亡競還關內富實伐吳之役鄧艾計以爲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田良水少不足以及盡地利宜開河渠勸屯耕以佐興司馬懿大善之於是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通淮潁又大治諸陂堰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餘頃而淮南北五里一管營六千人且田且守自壽春至於京師阡陌相屬鵲犬相聞農官田卒所在而是伐

吳之役汎舟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本艾所爲畫也當是時魏於邊吳州界頗堰水爲阻固咸寧初大霖雨而潁川襄城水患滋甚當陽侯杜預上疏言臣輒思爲東南水災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業并損焉百姓今日憂也其下田渟潴高地境確百姓窮困方在來年陛下憂念詔書下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大定制經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無益也方今夏秋蔬蕪之時而百姓已有不瞻前至冬春野無青草當何以爲命此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蚤慮也臣愚以爲水田汙下魚蝦螺蚌之饒民資爲利而洪波汎溢貧弱者終不能得宜大壞充及荊州東界諸陂隨水所歸而宣導之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而朝暮可活此目前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肥美畝可收數鍾至春而大種五穀五穀必熟此來年之益也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資火田之利頃戶口日增而陂堰歲決曩時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滯水陸失宜放牧被野樹木立枯皆陂之爲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雨水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大抵皆陸產也臣見尚書胡威啓宜

壞陂其言壑至宋漢侯相應遵上便宜言運道東諸  
壽春有舊渠可行不由泗陂而泗陂所壞土田凡萬  
三千餘頃傷敗成棄宜可罷此皆身親目擊深明於  
水之害與故者也而都督度支方後執異徇其利而  
忘其害臣竊惑之謹按荊州界中度支所領佃水田  
僅七十五百餘頃無爲多積無用之水況今水滂壅  
溢爲災宜勅刺史二千石諸漢氏舊堰及山谷私家  
小陂故爲民利者當脩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  
造立及諸因雨泛溢蕭韋馬陽陂之類皆决曬之更  
二千石躬先勸功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舊陂堰溝

由史下續

西卷之七

二二

渠當補塞者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早爲部分冬  
間休兵交代令各留一月用佐其功夫川漕有常流  
地形有定體漢氏若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所患而  
宣瀉之蹟古事以明近理昭然不誣臣不勝愚意奏  
可是時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  
掾屬今史益勸課而百姓以安迨後五胡雲擾中原  
地益棄蕪不治人士轉徙江左因山谿水泉之利火  
耕水耨爲力差易爭趨之而江南之賦因遂爲天下  
饒魏太和中天子慨然有意於三代之治勞來安集  
下詔言去年牛疫死今東作興人何所煩而耕朕甚

憂之其令民有牛者視常歲逾自力無牛者倍傭之  
以耕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於是李安世上疏言  
竊見州郡之人往因年儉移棄其田宅漂居異鄉事  
涉數代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易生假冒疆  
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年  
載遼遠鄉考所惑群證莫據各附親知互有短長爭  
訟遷延連紀莫判使良疇委而不開桑柘棄而不採  
欲令家豐人給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宜立古均人量  
人之官審其經界今分藝有準力業相稱使細民獲  
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庶無私之澤播均於兆

由史下續

西卷之七

二二

庶如京之積薪阜於比戶矣所爭之田宜限年爲斷  
事久難明定屬今主以絕欺妄帝深納之於是詔均  
天下田民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杜佑曰不載樹名露田  
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人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所  
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更休人年及  
課則受田及老而免身沒則還奴婢牛隨有無還官  
惟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初受田者夫給田二十畝課  
蒔餘種爲桑五十株東五株榆三株不宜桑之土課  
蒔餘果及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果  
榆民田視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更受種如

注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口分所當受田民無得賣買諸麻布之土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堪受田者年十五以上雖疾各授以半夫之田踰七十毋還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受婦田諸受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買賣奴婢牛者需明年乃聽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時待來居者從授之其地狹處募遷不樂遷者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出分其家人樂遷者聽逐空荒田不限州郡其田足之鄉不聽遷新遷者丁三口給地一畝爲居室

通史下編 國卷之七

二四

奴婢五口亦如之男女年十五以上因口分課種蔬菜五分畝之一諸進丁受田者從所近諸遠流配謫無子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而給授先所親諸理人之官各隨秩給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八頃郡丞六頃更代時相傳賣者坐如律日職田分起此蓋寔始均田比齊周隋沿之有永業露田職分田公廩田墾田之制隋開皇中工部尚書長孫平言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耕而餘三年之儲雖水旱凶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而蓄積備豫也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

獲之日勸課民隨貲產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當社歲檢校收積毋損敗若本社年饑穀不足以所儲分給賑之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而義倉之法始於此唐制令民田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授田之制丁男年十八以上八一項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耆老及廢篤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餘爲口分永業田樹以榆東桑及所宜木皆有數凡鄉田多足授丁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歲一易者倍授之三易者不倍

通史下編 國卷之七

二五

授工商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民徙出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凡新附之戶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月免課秋以九月課役皆免徙寬鄉者縣覆於州出境則覆于戶部官以符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有禁沒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二年二年還者給復四年三年者給復五年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爲良者附寬鄉貞觀中